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一

起元朔五年盡元符四年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

勃海郡高城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城縣也有平津鄉丞相封侯自宏始

漢初常以列侯爲丞

相宏則既相而後封侯故丞相封侯自宏始時上方興功業宏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

師古曰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客別於掖史官屬也

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每朝覲奏事

因言國家便立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宏嘗奏言十賊

曠弩

師古曰引滿曰曠。曠音郭。

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

議侍中吾邱壽王

吾音虞。

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

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

非

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

守衛而施行應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纓鉏耜庭相

撻擊

師古曰撻摩田之器也。撻音馬。撻也。撻大杖也。撻音葛。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卒以亂亡

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

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

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

事也

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

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古者天子射狩侯諸侯射熊羆。卿大夫射麋。士射鹿。侯豕。侯。周官大射。大

審射之禮詢眾也 惡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

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  
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宏宏詘服焉  
宏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宏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

端景帝子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宏乃薦仲舒爲膠西相汲黯常毀儒而

觸宏宏欲誅之以事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  
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仲舒至膠西王聞其  
爲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仲舒凡兩相驕王能正身以  
格物諫諍其上教訓其下所居必治及去位家居不問家業惟以

修學箸書爲事始帝欲崇儒術乃其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亦不廢吾邱壽王者始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遂遷侍中後出爲東郡都尉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復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

格五者恭嚴也其法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曰格五

春大旱

匈奴右賢王

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

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日裨王小王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

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

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二子伉不疑登皆爲

列侯伉爲宜春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干侯○伉音杭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願陛

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

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

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

敖爲合騎侯晉灼曰合騎侯猶冠軍從軍之名也都尉韓說爲龍頌侯班志龍頌侯國屬平原郡

○額 公孫賀為兩府侯節音飽 又音審李蔡為樂安侯樂安功臣 表作安樂校尉李

朔為涉軹侯

涉軹班史肅詩傳作 陟軹功臣表作軹

趙不虞為隨成侯公孫戎奴為

從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班史豆 作寶

皆賜爵關內侯時衛氏

支屬侯者凡五人貴震天下而始皆因子夫以進天下歌之曰生

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

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汝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

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

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慮黯加於

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如治曰廁到也孟 康曰廁林邊側也

師古曰如說星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者 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黜者輕之也

丞相宏燕見上或時

不冠至如汝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應世曰武帳 成帳為武士象

池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關五兵及黜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黜避  
於帳中也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初田叔之子仁與榮陽任安  
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相善俱爲大將軍衛青舍人同心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  
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醫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故家監  
也安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也青嘗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  
家使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兩人拔刀斲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  
之莫敢呵至是有詔募擇大將軍舍人以爲郎青取舍人中富給  
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青青呼所  
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  
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故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今有詔舉  
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



上之殊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禹悉召青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仁與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青見此兩人貧意不平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青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青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見問能略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殺於河上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宏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員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

見寬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

臣贊曰漢注卒史秩百石余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卽有秀

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

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上從之

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初景帝末廬江文翁爲

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

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

博士減省少府用度郡中儲財物供太守私用者亦曰少府不獨天子有少府也買刀布蜀物

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

至郡守刺史者又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

弟子爲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

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

教令出入闡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

蜀地之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及帝之世令郡國皆立學校官自

文翁爲之始也

舊考漢書武帝贊言其興太學則漢家大學始於武帝無疑惜水紀不載其事無從考其歲月不

敢強爲附會至于郡縣立學校官尤漢世文教之盛事也而本紀亦不載僅於文翁傳中帶言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故因此處爲博士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

朱英略千餘人

初淮南王安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

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外齊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

之術亦二十餘萬言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

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其餘賓客多江淮閒輕薄士常以

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

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

謂吳王濞起兵時也

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以爲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

雷被善用

劔與太子鼓譟

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

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

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也

是歲被亡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延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

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卽刺殺之因發兵反天

子使中尉宏卽訊王王視中尉顏師和遂不發公卿奏安惡關奮

擊匈奴者

關音遏

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旣而安自傷曰吾行仁

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賈坐禮節

閒不相能

賜卽安之弟也

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

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衡山王后徐

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

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

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朝車鍛矢朝兵車也樓車也鍛治鐵○朝音朝鍛音段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

語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

朝

元朔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三百

餘里後魏置雲中郡以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翁

侯趙信爲前將軍功臣表翁侯屬在魏郡內黃界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

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熙大將軍斬首數千級

而還賈曰斬首一賜爵一級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

殺故因謂斬首爲級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

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

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

信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受封

及敗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

周霸曰

班表議郎屬郎中令秩比六百石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

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

凡軍行遣軍正率舉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

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昭去大將軍

正史秩千石如漭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

禽也

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爲大所禽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

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

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聞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

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

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亦可乎軍吏

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初平陽縣吏

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

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票姚勁疾之貌與輕

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計其所

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一日獲軍失亡將人數則捕斬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崇姚校尉去病

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

父羅姑匈奴左右大當戶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皆郡侯之上

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季比再冠軍師古曰封去病爲冠軍侯

南陽府鄧州城內冠軍故城在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

級封賢爲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

益封止賜千金

附錄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

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幸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上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

乘爲東海都尉

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庶人單于旣得翁侯

以爲自次王

師古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

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

絕幕

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漢同險山以北皆大漠不生草木

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

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

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

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

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閉與衛

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者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舞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反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



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三萬至十七級合三十四萬也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紀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

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

麟身牛尾馬足五色圖一

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羶居不侶行不入陷棄不從羶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鬣雅麟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鹿開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爲麟而於是以爲五時時加一牛以燎久之未知其果爲麟也○廣音君

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立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

日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

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

封勃山王孝景四年帝封濟北今王勃子成王胡也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改爲泰山郡

以爲天子且封禪上

嘗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

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  
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  
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  
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  
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  
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  
陳之中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  
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  
四郡東陽郡豫章郡吳郡豫章郡國富民眾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絳走  
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  
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甯萬倍吳楚之時臣聞微子過故國而

悲於是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大王不從臣之計

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如滄日東

官淮南王所居也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眶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

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

尉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

父乃深構淮南事於宏宏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王

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

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

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皋之口據三川之險

漢河南秦三川郡也其地當伊

洛三川之會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

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必不得

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

書書僞爲丞相御史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

日又僞爲詔獄書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奉詔以鞠囚因以爲名也逮諸侯太

子幸臣逮追對獄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徵

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言不須爲此也專發而

已因又問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東公以爲大將軍

何如人伍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

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飛材

幹絕人被以爲材能若此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

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

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

雖古名將弗能過也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於是王乃作皇帝

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附近郡太守都尉印漢

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

言使人詐爲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

事大將軍一日發兵

卽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

非至如說丞相宏等如發蒙振落耳

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

皆言

共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

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求盜衣也掌逐捕盜賊

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

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

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

念獨殺相無益也卽罷相

罷遣出去也

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卽自剄不

殊

師古曰言雖自剄而身首不能絕也

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迹如此市

因捕太子王后閉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置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卽遣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軻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卽先自告所與

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  
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  
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萬人

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  
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  
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  
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  
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爲太子年七歲 詔曰君者心  
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懼也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  
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

爲慮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寡夫老眊孤寡  
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遺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縣三老  
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  
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  
縣鄉卽賜毋贅聚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萬人入上谷

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

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

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水草移徙也

多善馬馬

汗血

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收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從肩

膊出如血號能一日千里 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

則大夏其東北則烏孫東則犂狁于寘

于寘國在南山下居西于寘城采音迷寘音填于

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

水經註崑崙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蔥嶺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抵而



東南流遇中天竺國又西還安息南在於雷音海雷音海卽其東  
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犁軒之東東南連交州海○犁音軒

**水東流注鹽澤**

水釋注河水一源出于窰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夫玉門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多夏不增減皆以爲帶行  
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玉門關關皆在燉煌西界括地志  
蒲昌海一名泐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  
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泐音天 鹽澤

**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源隱曰按漢書西南夷傳云何有焉  
源其一出葱嶺一出于真山海經云

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流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實國  
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泐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泐澤卽鹽  
澤也西域傳云于寔在南山下與郭璞註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  
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安中劉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  
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  
山中高四下曰懸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唐曰閼風黎  
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開流登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  
生水并注則泐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碛尾臨澤其地蓋鄯南之西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所築  
長城也秦築長城起臨  
洮臨洮漢居隴西郡南接羌隔漠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

皆行國隨畜牧

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偏大澤無涯蓋北海云隨畜牧逐水草而居無城郭常處故曰行國與匈奴

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卽竹杖獨

布

臣瓚曰卽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卽都卽山出此竹因名卽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爲杖布

土

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孟康曰身毒卽天竺也卽

所謂浮屠胡也

身毒音乾篤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

以嚮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

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

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師古曰宜當也徑直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

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安息治番兜城臨焉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

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師古曰設施也施誠得之以利誘令入朝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  
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使王然于等四道竝出

地古曰  
閒使者

求閒隙

而行 出驍出冉出徙出叩熒指求身毒國

徒斯倫也以手點物  
爲指使之出求路指

身毒而行能

詔與斯同 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柘南方閉樹昆明

服虔曰漢

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樹卽今嵩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卽今南  
甯州諸蠻所居是其地補註昆明卽今四川行都司之鹽井衛軍  
民指師使司。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  
作音作揭音覽

於是漢以求身毒道使通滇國

滇國也有滇池因以名國然使莊  
隱以兵定夜郎諸國至滇池因置

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圍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劍流  
故謂之滇池漢爲益州郡後改爲永昌郡魏晉之間爲晉寧郡唐  
爲昆州括地志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 滇王當羌謂漢使者  
三十里補註滇國卽今之雲南○滇音顯

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

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

西南夷

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

元狩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時 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

宏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廷尉張湯爲御史大

夫

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二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卽應補其缺豈可需之林年復與李蔡爲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曆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始汲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爲小吏及宏湯稍從史記表

始汲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爲小吏及宏湯稍

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侯湯至御史

大夫故黯時丞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嘗謂上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嘿然有閒謂人曰

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

括地志焉支山

一名朔丹山在甘州殺折蘭王斬盧侯王

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

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之姓也今鮮卑中有是蘭姓者卽其種也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

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

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瀆日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卽浮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像而祭之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唐書儲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

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

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

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

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

陳外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

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

吏士皆無人色而虜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

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雲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

軍龍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庶軍功

自如無賞

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

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

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

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張掖郡使路博德築遮虜

障於過小月氏

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至祁連

山得單桓舍涂王

涂音塗

及相國都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

虜三萬二百級獲神小王七十餘人祁連山卽天山也與焉支山

皆匈奴中善地焉支支美女祁連宜畜牧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

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天

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爲從票

侯以從票騎有功

以從票騎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輝渠侯僕多本匈奴

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作僕朋

合騎侯敖坐行畱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

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

師古曰選取驍銳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

宿將常兩落不偶

師古曰畱謂遲畱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

由此票騎日以親貴

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江都王建與其父

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時徵臣為益侯子婦在長安建

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

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恭王太后太后泣謂吉

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

為而王泣也吉歸言之建大怒斥吉建遊雷陂

雷陂即廣陵之雷陂在今揚州儀城

之北平

天大風建使耶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耶溺攀船乍

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爲淫虐

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祝咒同詛又音訓去聲

謂人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

不能爲耳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旣而聞淮南衡山

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爲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

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 以朱買臣爲會稽太守初買臣以莊助

薦拜爲中大夫數年坐事免無以自資乃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

食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係泉山泉

山臨海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其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

里居大澤中若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



也上乃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卽拜爲會稽守令到郡豫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與軍俱進買臣乃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卽值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卽與其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卽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卽吏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卽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廐吏乘騶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初買臣未遇時家貧好讀書不事生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薪相隨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者

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竟自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慕  
閒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至是買臣出守會  
稽會稽聞太守且卒發民除道買臣入吳界見其故妻與夫共治  
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  
月其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之於是悉召故人與飲食諸  
嘗有恩者皆重報之居歲餘徵入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膠東  
康王寄薨寄景  
帝子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  
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  
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  
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  
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票騎既渡河

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

師古曰恐被掩覆也

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

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

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

陰侯

班志漯陰縣屬平原郡

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益封票騎

千七百戶

附錄補先生史記補曰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塵以辟帝自往臨視問左右舜臣嘗中河漚術

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棗飯大饗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度又曰某所有公同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方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自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騶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湮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市方生錢財其多按師邪王來降在元狩二年而建章宮之起在大初元年相去十六歲而乃云其後一歲所湮邪王果將其眾來降若據宮名爲準則相去豈止一歲若據歲數爲準則其宮決非建章或者建章未起之前其地原有舊宮而生騶牙後更名建章褚先生遂撰新名而書之耳史漢中如此類甚多不必疑也

渾邪之降也

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做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寒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關出財物於邊關乎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習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關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

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也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

俗爲五屬國

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屬之塞自秦何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

秦頂之亂匈奴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衝青牧河南而邊關復

蒙恬之塞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師古曰凡言屬國存

其國號而屬漢而金城河西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

郡故曰屬國

山東流遼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

謂之金城河渡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之地然金城郡昭帝於元始六年方置史追書也○允吾音沿衍西竝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

音低

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

班表黃門闕少府師古曰黃門之署職在

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

帝遊邊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

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

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

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

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日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中大夫帝改其

名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嘗賜累千金出則驂乘

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

焉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爲金氏貴

賜張本初日磾

沒入時年甫十四其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

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然後

乃去

元帝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 夏五月赦天下 淮南王之謀

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治淮南事辭連寄

寄母王夫人卽皇太后之女弟也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

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為膠東王又封其所愛少子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衡山國都六安故改爲六安秋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山東大水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者虛

郡國倉廩以振貧民府芻藜之藪也一日庫廩名○會首怪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

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

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遺禁恬御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地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

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漢

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

寡天下之繇上將討昆明以其閉使也漢以昆明有滇池備註昆明即今雲南

府之昆方三百里若地志云滇池在牧州西二十里一名波陵池長五十里湖七里風雷一動波浪凌山不云三

明縣

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

也 趙長安昆明池在上林苑中有豫章臺列石爲鰲魚每至雷雨

常鳴吼髯尾皆動旁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立于河東西杜甫詩

所謂機女機絲虛夜月石鱗

祭甲動秋風者正謂此也 是時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

師古曰入則於官以取爵復

及五大夫

五大夫爵二十等之第九級也漢法至此始免徭役

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

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初高祖旣定天下過沛與故人

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大風之詩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

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

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樂章殊未備也帝卽位乃定郊

祀之禮祀太乙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邱也於

是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



尉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

初詩新造之詩

也爾近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

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既而暴利長屯田燉煌數於渥洼水旁

渥

音渥見有異馬來飲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次令馬習玩

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其馬欲神其事云從水中出獻於上上

使爲歌次入樂府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

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

然不悅延年性知音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故上用以協

律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

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

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

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爲便辟則不可自言爲愚豈不信然乎

元狩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時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或財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鉛音鉛又音育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

貨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如淳曰雜銀錫爲白金大者

圓之其文龍名曰選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

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圓而長也○橢音安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建元五年

廢三銖錢行半兩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於是以前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

兩桑宏羊以計筭用事咸陽齊之大資鹽筴南陽大冶皆致生桑

千金宏羊洛陽賈入子以心計心計者不必用筭筭而知其數也年十三侍中三

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責鹽者鈇左趾律昭曰

爲之者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鈇云鈇斷趾也張斐表漢晉律

序狀如跟表者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晉律

鉗重二斤長一尺五寸。鈇音大又音第。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買人末作各

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率緡錢二千而一

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續曰此緡錢爲是律緡錢也。故監其用所施而出算。余謂率計緡錢二千而出

一算者百及民有駟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輜小隱不自占

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隱或也悉盡也。緡隱而不自占占而不悉者罰成邊一歲沒其錢入官。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

咸指怨湯。初河南人卜式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及上征匈奴式上書

願輸家財坐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習仕

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  
所欲言也使者曰君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  
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語丞  
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上乃不許式歸復田牧  
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多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  
盡贖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財半助邊者也乃賜式外  
徭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允欲助費上  
於是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  
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式初不欲受拜上曰我有羊在上林中欲令

子牧之式乃受拜布衣草屣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善其言欲試使治民拜爲緱氏令緱氏使之未幾又擢式爲齊太傅 春有星孛於東北 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

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畱今大發士

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

師古曰以粟秣馬也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

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

之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

轉者謂軍糧重也踵接也

而敢力戰深入之

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

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

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

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今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

曰曰統也曲也

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誠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

孫敖新失爰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敖失爰見上二年時本與敖友又脫青於

脫故青欲使當單于而立功

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

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

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武剛車

漢志諸軍有牙戟其飾幡旛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

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礫小石也兩軍不相見漢益縱

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強自度戰不能如漢兵

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

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殺傷大當殺傷各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

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

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窺顏山趙

信城猶信降匈奴築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詔一日悉燒其城餘粟

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

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釋糒膠遺

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善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長史急



實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其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後臂善射度不中不發誦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越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訖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初廣從弟李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乃以軍功封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而廣終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嘗與望氣者王朔燕語曰  
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  
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  
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  
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  
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有三子當戶椒敢皆有父風當戶爲郎  
侍上上與韓嫣戲嫣不遜當戶擊之嫣走於是上以當戶爲能  
司馬遷曰余觀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詞及死之日天  
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排  
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  
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真單于  
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輿大  
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  
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

師古曰直當也匈奴分其國爲左右諸  
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狼朝

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  
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

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

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

翰海  
北海

名也崔番曰羣鳥之所群羽故曰翰海積土增高曰封爲禪祭地  
曰禪禮社翰海在火州地皆沙漠大澤行者人馬困失沙中生  
草名登收 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

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

路博德  
爲邪離

侯衛山爲義陽侯復陸支  
爲杜侯伊卽軒爲眾利侯 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

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  
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  
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  
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  
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  
何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票騎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  
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班表太官有令有承主膳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尙穿城蹋鞠  
服虔曰穿城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蹋爲戲也  
劉向別錄曰蹴鞠相傳以爲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

武知有材也 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

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

萬紳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

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班志令居縣屬金城郡往往通渠置田官置官以主屯田吏卒

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

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班表丞相有二長史秩二千石匈奴新破困宜可使

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

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

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

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師古

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  
吏士而爲蔽障以禦寇也謂之候城 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

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之後羣臣震懼

無敢忤湯者 是歲汝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爲右內史河

內太守王溫舒爲中尉先是甯成爲闕都尉函谷關吏民出入關

者號曰甯見乳虎乳虎者所產子之母虎也乳虎護兒故益猛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

爲南陽太守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縱盛氣弗爲禮至郡遂按甯氏

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

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鞠曰

爲死罪解脫一切皆捕而鞠問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是日皆報

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原父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

以論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

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擢郡中

家敢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弗法謂弗行法也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

滅宗避謂不盡意捕擊也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

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官河內

至長安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

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奏而天事論報至流血十

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

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

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

擢為中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溫舒為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辨至為

擢為中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溫舒為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辨至為

中尉則心開然其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其家有勢雖有姦如山弗

犯無勢者視之如奴雖貴戚必侵辱鮮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焠大

聚其治中尉如此其爪牙更虎而冠多以權富

君音

初李延年

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

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

男是爲昌邑王旣而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

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

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

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

婦音

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

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



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那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何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其後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  
日駕車辟惡鬼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寢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  
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  
作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  
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附錄漢武故事云文成既誅月餘有使者  
自關東還達之於潛亭還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惟有竹筒  
一枚附錄此事史記以爲王夫人漢書以爲李夫人溫公以爲李  
夫人卒時少翁誅已久矣漢書誤也此蓋公必有所考據但此傳  
史記略而漢書詳吾從其詳者以俟後人之再訂總之通鑑之載  
此事要以明方士之術不足信耳不在辨其爲王爲李之孰爲確孰爲訛也

天農令鄭當時免時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當時任賓客爲大農僦人多  
道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爲庶人當時  
字莊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及爲大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筭器食每朝俛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初上之使莊視決河莊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音音糧請治行者何也莊與汲黯皆好士士多歸之及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盛

司馬遷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眾人

乎下邳翟公始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  
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畧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終